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中國歷史研究法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中國歷史研究法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歷史研究法 / 錢穆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0977-4

I. ①中… II. ①錢… III. ①中國歷史—研究方法 IV. ①K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086422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中國歷史研究法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周弘博 周敏浩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ublishing.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14
字數 163千字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0977-4
定價 30.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中國歷史研究法
錢穆

錢穆先生手迹

寒巖綠碧澗濯足
總清幽却拂千巖石
聊乘萬里涼氣快
隨脫屣步武欲橫
秋極目滄江晚煙
波殊未休

朱子詩句
錢穆

錢穆先生書法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一九六一*年，錢賓四先生在香港應孟氏基金會邀請，作一系列講演。當時基金會所定總題為「歷史研究法」。先生以為當先決定研究歷史之意義，方可就此意義以言研究方法，故研究歷史，尤應注意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乃在其總題下，一本此義，就通史、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文化史共八部分，分次講演。先由學生葉君記錄講辭，先生再加整理潤飾而成本書。先生謂此書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此下三十年，其有關史學諸著作，大體意見悉本於此；實可謂先生近三十年來史學見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謂乃其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之一番簡要敘述。

是書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由孟氏教育基金委員會在香港初版，以後未再重刊。一九六九年五月在臺第一次出版。其後因絕版多年，至一九八七年，先生遂再加整理重印。對原書內文略有增潤，並附入

*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早年所作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兩文於後。一九八八年一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今編全集，又將與本書作意相近之先生早年論文如何研究中國史、歷史與教育、中國今日所需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中國歷史教學、歷史教學與心智修養、中國史學之特點等六篇移入。新增各篇，目錄中加*號注明，以資識別。

本書以一九八八年東大增編本為底本，調整其分段及引文版式，改正原書錯字，整理標點符號，主要為加入私名號、書名號，重點加引號，以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蕭公彥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採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彙集八次講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一機構所決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注意者，乃為在此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之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

幹。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著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後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臺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只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並未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附識

此書多年絕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潤。並附錄早年兩文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於後。

一九八七年雙十節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目次

序

一 如何研究通史

二 如何研究政治史

三 如何研究社會史

四 如何研究經濟史

五 如何研究學術史

六 如何研究歷史人物

七 如何研究歷史地理

八	如何研究文化史	一二五
---	---------	-----

附錄

一	略論治史方法	一四一
*二	如何研究中國史	一五一
*三	歷史與教育	一六一
四	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	一七一
*五	中國今日所需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	一七九
*六	中國歷史教學	一九一
*七	歷史教學與心智修養	一九九
*八	中國史學之特點	二〇三

一 如何研究通史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於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

才幹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只有在中國史裏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已往，並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

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传统，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麼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

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迄。而中國史則是先後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後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後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描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異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啣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並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三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

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才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乃由歷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後。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並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

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二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間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妨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瞭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瞭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後，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並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後？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裏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

四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